

第七种  
生命



金 丙  
——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第七种  
生命  
下

金 丙  
—— 著

CAS 湖南文艺出版社  
PUBLISHING & MEDIA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 金丙

青年作家，喜欢观察，  
善于从细微处发现生活的美好。  
作品题材多样，写作风格粗犷与细腻兼具，  
严谨与浪漫并行。

已出版作品：

《日不西沉》

《生途》

《春起》

《为爱入局》

新浪微博：金丙

---

—— 已出版作品 ——



《日不西沉》  
金丙 著

二维码  
爱格官方微信



爱格官方指定  
特约店



正州  
好书榜

微博客户端扫描  
条形码为本书打榜

# 目/录

|     |            |                  |     |
|-----|------------|------------------|-----|
|     | Chapter 05 | 我想拉你的手           | 001 |
| 043 | Chapter 06 | 第四种<br>我爱你，我也是   |     |
|     | Chapter 07 | 第五种<br>一段风和雨     | 201 |
| 219 | Chapter 08 | 第六种<br>每一天都在“开始” |     |
|     |            | 第七种<br>见家长，上战场   | 244 |
|     |            | 番外一 买房           | 251 |
|     |            | 番外二 结束的方式        | 254 |
| 259 |            | 番外三              |     |
| 265 |            | 番外四 也许是焦躁的梦      |     |
|     |            | 番外五 时光啊，慢点吧      |     |

Chapter  
05

第四种（下）  
我想拉你的手

二〇〇七年，高考结束后的八月中旬，高劲进入青东大学学习。他独自报名，手上只拉着一个行李箱，里面最值钱的财产就是他一年前用高中奖学金新购买的相机，另附父母奖励他的镜头。他那时戴眼镜，少年时期头发稍长，为方便军训，他在入校的第二天外出，剪了一个小平头。理发店就在学校门口，他剪完头发回来，经过一个学习角，看到有人围在一起，他好奇之下驻足。

“学习角？”顾襄问。

“对，就是我们上次经过的那个学习角。”高劲说。

顾襄：“哦，然后呢？”

高劲：“当时已经有学长学姐提前返校，听说不久之后省里有一场数独比赛，所以他们在集训。我对数学方面很感兴趣，高中的时候还是学校数独社的社长。”

顾襄感到稀奇。

高劲看着她的小眼神，忍不住在她头发上落下一吻：“当然，肯定不如你厉害。”

顾襄默认。

高劲笑了笑，接着说：“所以我一时心痒，在旁边围观了一会儿，然

后，突然发现边上挤进来一个小女孩，在那里嘀嘀咕咕。”

顾襄很不确定地看着高劲。

高劲点头笑：“你就是那个小女孩。”

顾襄：“……”

青东大学的学习角附近有一座名人雕像，该名人是毕业自青东大学的著名数学家。那一块因此被视为数学研究的风水宝地，所以青东大学的学习角向来是数学积极分子们的圣地。

那天学长学姐们在为一道题目争执不休，高劲也在计算着答案，等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边上挤进来一个小女孩，个子才到他胸口。

小女孩嘀嘀咕咕，眼珠子左移右移，好半天高劲才听清一句：“应该是一嘛。”

对面的争执也终于到了尾声，学长拍案而起：“三！”然后把过程讲了一遍。

小女孩一脸不信，踟蹰半天，慢慢地挪进讨论圈。

高劲看着好笑。

次日，他和室友打算去外面吃饭，军训结束后直奔校门，再一次经过学习角，他看见小女孩又来了。这回她坐在花坛边，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着不远处的那些正在讨论题目的成年人，安安静静的。

她坐如钟，高劲多看了两眼。

顾襄认真地听高劲说到这里。

高劲回忆：“你那个样子特别乖。”

顾襄问：“我跑到青大，是为了看他们做题吗？”

高劲猜测：“应该是。”

顾襄沉思。

高劲又道：“是不是你父母带你去的？”

顾襄摇头。

“那是你爷爷奶奶？”

“我是自己去的。”顾襄说，“他们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所以我应该是自己去的。”

青东大学离她家并不近，不是上学时间，她却每天报到，更重要的是，那是家家户户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她的身边却没有家长陪伴。

高劲后来没再去学习角，因为他听说新生已经能进图书馆借书了，所以他在次日的午休时间去了图书馆，晚上就在寝室看书。

过了两天，他打算去图书馆还书。

中午十二点左右，他穿着迷彩服，一身臭汗。精力旺盛的室友要拉他去打篮球，他有些技痒，同意了。他把书放到花坛边，弯下腰的时候，注意到边上的小女孩皱了皱鼻子。

又是她……

这回她膝盖上放着一个大书包，上头摆着一本练习册，她右手拿笔，正要打开笔帽。

酷热的八月，坐在大太阳底下无异于上烤架，她满脸通红，汗湿的头发贴着脸颊。

高劲扶着膝盖，弯腰看着她，好心提醒：“小朋友，那边有树荫。”

小女孩沉默地望着他。

室友催促，高劲笑笑，转身跑了。

少年们打篮球，活力四射，很快就吸引了一帮校友的注意力，高劲听见越来越多的女生在呐喊，人墙把花坛遮挡得密不透风。

等半个小时后他大汗淋漓地回来，才发现他的书不见了。当时现场有这么多人，一定是有人顺手牵羊。

他是新生，头一次借书，却把书弄丢了。丢书要丢一赔三，他年轻气盛，找到学校保安室，要求调出监控视频。

保安责任心重，竟然真替他调出了当时的监控视频，于是高劲就亲眼看到，屏幕里的小女孩，匆匆忙忙把一堆本子塞进了书包，其中一本夹杂在内

的书，就是他的。

小女孩似乎赶时间，拉上书包，飞奔着离开了现场。

保安问：“是个小孩啊，可能是学校教职工的孩子，你要不要去贴个公告？”

高劲笑了笑：“算了。”

后来他丢一赔三，买了三本《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顾襄默默地望着高劲。

高劲拿起她的杯子，喝了一口水，翻看《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说：“上面还盖着青东大学图书馆的印章。”

顾襄终于开口：“你是说……”

高劲看向她。

“……我偷书？”

高劲呛了一下。他咳嗽着，安抚道：“不，你是误拿。”

顾襄沉默，过了一会儿，说：“但是我后来也没有去还书。”

顾襄低头看着封面，封面陈旧，似乎历经沧桑，内页有常翻看的痕迹。

她后来经常看这本书，原来这本书的来历是这样。

她侧头看向高劲，高劲摸摸她的头发，微笑地看着她。

片刻，他亲亲她的眼睛。

顾襄微微闭眼。

十年前，她才到他胸口，现在她已经到他下巴。

时间真是美妙。

顾襄抱住他的腰，他胸膛火热，就像炙烤着她的太阳。

“还好，书是被你拿走了。”高劲低声说。

顾襄抿唇，小声道：“然后呢，你既然知道我的准确身高，那你后来是怎么认出我的？”

“唔。”高劲大手盖住桌上的日记，答非所问，“现在，我是不是可以

看这三本日记了？”

顾襄：“……”

静谧中，两人的手机忽然同时响起。

顾襄往桌上的手机一瞥，是同学群。

高劲低头打开同学群，班长急速发来一连串消息，屏幕闪得太快，他来不及看上面的内容，只看到最新一条。

高劲说：“班长问齐老师父亲入住的病房房间号。”

两人对视。

齐老师的父亲不行了。

早前班长正跟齐老师通电话。

不知从谁那儿传出齐老师父亲重病住院的消息，和班长交好的几个同学想捐款聊表心意，班长当时就是在跟齐老师说这件事。

齐老师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说他们都刚参加工作，存钱不容易，他怎么说也工作了二十多年，还能应付。

班长想再劝说，就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喊齐老师的名字，说他父亲不行了。

齐老师话都没讲完，电话便匆匆挂了。再打已无人接听，于是班长想到了高劲和顾襄。

高劲和顾襄赶到医院病房，见到眼前一幕，登时驻足不前。

齐老师和他的两个妹妹跪在病床两边，哀痛地叫着他们的父亲。

老人气若游丝，瘦骨嶙峋的手颤抖着想抬起来，他的两个女儿紧紧抓住他的手，舍不得松开，三个子女的每一声呼唤都带着恐惧和浓浓的不舍。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世间恩与情有千千万，唯有养育的恩和情从出生就注定。

老人还在留恋世间，主治医生站在不远处，望着他们，欲言又止。他见到高劲，好像看到救星，把人拉到一边，道：“你跟他们熟，好开口，让老

人家出院吧，死在医院里遗体就不好领回去了。”

高劲拍拍他的肩膀，也没回他。

他走回顾襄身边，搂了搂她的肩，轻声问：“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顾襄摇头，道：“就让齐老师他们一直这样吗？”

“他们现在还需要点时间，再等一会儿。”高劲望向病床，“身为家人，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十多分钟后，班长也已赶到医院，高劲这才和他一道上前劝慰，将几人从地上扶起。

几人擦掉眼泪，打起精神，准备操持后事。

他们一大家子十多年前定居这里，亲戚都还在北方老家，大女儿负责打电话联络，小女儿去准备仪式要用的物品。

齐老师在给他远在深圳的女儿打电话，说了几句，忍不住捂脸痛哭。

班长去搀扶他：“齐老师，怎么了？”

齐老师道：“囡囡昨天晚上入院待产，她现在没有办法赶过来。”他望着病床上的老父，老人还在呼吸，双眼久久不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齐老师难受得不敢再看。他做了四十多年的儿子，到头来，连老父小小的一个心愿都不能满足。

高劲想了想，朝顾襄看。

顾襄问：“怎么了？”

“会不会不舒服？不如你先回去？”

顾襄道：“不会，我陪齐老师等一会儿。”

高劲摸摸她的头：“我过去跟齐老师说几句话。”

“嗯。”顾襄等在原地。

高劲把齐老师叫到一边，安慰几句，递给他一张纸巾，然后道：“假如让你欺骗自己的父亲，你愿意吗？”

齐老师一怔：“什么意思？”

天黑之后，顾襄和高劲回去。

走出电梯，两人就听见了佟灿灿的声音：“这个好吃，文奶奶你不吃吗？”

“我不吃，你多吃点，都是你哥哥买的。”

隔着纱门，两人望见佟灿灿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牛舌饼吃，一手搂着弟弟。

小善善坐在她腿上，两手拿着一块糕点，啃得满脸都是点心碎屑。

顾襄把门打开，佟灿灿望过去，喊了声：“香香，你回来啦！”

“嗯。”顾襄说。

佟灿灿看向她身后：“哥，你也回来啦，老妈给你留了饭。”

高劲抱着手臂站在门口：“我给你买了一大堆点心，你都吃完了？”

佟灿灿把手里的牛舌饼塞进嘴里，道：“老妈不让我吃，她逼我减肥。”

高劲好笑地摇摇头，看向顾襄：“我先过去了。”

顾襄点头。

高劲走了，佟灿灿才后知后觉地问：“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

顾襄吃着饭，把齐老师的事跟她说了。

佟灿灿叹气：“唉，真可怜。”

小善善也跟着“唉”了一声。

顾襄放下筷子，又拿了一块小点心给善善。

文凤仪问：“真的没有办法把你老师的女儿接来这里吗？”

顾襄摇头：“她快生了，现在已经住院。”

文凤仪惋惜地道：“如果能早几天生多好。”

可惜没有如果。

这一晚，大家都心事重重。

到了第二天，高劲早起准备上班。他穿着衣服，给顾襄发了一条微信。

顾襄回复：我还没起床。

高劲：我准备上班了。

顾襄：这么早？

高劲：嗯，今天事情会很多。你再多睡一会儿。

他这条信息刚发出去，电话就来了。他接起来，叫了一声“齐老师”。

齐老师道：“高医生，我想……我想试试看，就是我这边找不到小孩。”

高劲道：“我替你想想办法。”

五分钟后他下楼，把佟灿灿叫出来，说：“交给你一个任务。”

佟灿灿睡眼蒙眬，又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什么事？”

高劲跟她低声说了几句，佟灿灿比了个“OK”的手势。

说完了，他转身，看见顾襄穿着T恤和短裤，站在纱门背后。

顾襄把门拉开：“你去上班了？”

“嗯。”高劲问，“你待会儿要去医院吗？”

“去的，我再去看看齐老师。”

“早饭吃没吃？”

“奶奶正在煮馄饨。”

“馄饨啊，好久没吃了，什么馅的？”

“荠菜虾仁。”顾襄道，“我拿一碗出来给你？”

高劲笑道：“不用，我吃过了。”他亲亲顾襄，“我先去上班了，你待会儿要是没事，可以来十九楼坐坐。”

“好。”

高劲到了医院，找到护士长，请她帮佟灿灿顶半个小时的班。护士长收好他从北京带来的特产，一口答应。

佟灿灿人缘好，不管在哪个科室，她都吃得开。她从家里出来，脚蹬风火轮，在医院跑了一圈，最后抱回来一个一个月大的孩子。

顾襄看得目瞪口呆。

齐老师接过小宝宝，连声道谢，他跑到病床边，对只吊着一口气，奄奄一息的老父说：“爸，爸你看，囡囡生了，她生了个男孩儿。”

老人居然挤出了一丝力气，他青黄的脸上显见激动的情绪。

齐老师把宝宝放到老人怀里，含泪笑道：“爸，你看，这孩子长得多俊。”

足月的孩子圆润可爱，完全不像新生儿那样又红又小又娇嫩，大家一眼就能看出差别，但老人已无法辨识。

他没法去抱孩子。

小生命躺在他的胸口，老人笑了。

安宁疗护中心。高劲查完一圈病房，摘掉眼镜，跟护士说着事。

护士长经过时，打断他们：“高医生，又来了两个病人。”

“嗯，人呢？”

“一个正送上来，还有一个我倒不太清楚，于主任让你待会儿去他办公室。”

“知道了。”

过了不久，高劲见到轮椅上这位中年男子，他诧异地挑了挑眉。

周宝生，五十岁，预期生存天数为三个月，他是周薰的父亲。

周太太看见高劲，道：“高医生，我之前听我女儿提过，说你现在在临终关怀科。”

高劲道：“周夫人，好久不见。”

周太太说：“我丈夫能多活这么几年，多亏了你当年的治疗，我还没有机会好好感谢你。”

高劲：“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周夫人客气了。”他望向周宝生，“我前几天还在北京偶遇过您女儿，她跟我说过，周先生的状况不太好。”

周太太伤感：“哪里是不太好，是非常不好。他太痛苦了，医生说他只

剩三个月好活，他不肯再接受那些治疗，求了我很久，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痛苦。”

她望向高劲：“我女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她如果知道，一定不会同意我把她爸爸送来这里的。”

高劲说：“父女情深，我能理解周小姐的不舍，相信她日后会明白的。”

周太太摇着头：“还是暂时先不让她知道为好。高医生，请你不要往外说。我们这样放弃治疗，被别人知道，他们是不会理解的，我只会被戳着脊梁骨骂，说想钱想疯了，连老公的命都不顾。你知道的，我是后妈，我女儿与我总是有隔阂。”

高劲安抚几句，又替周宝生检查了一遍身体状况，交代护士照顾细则，之后就去了于主任的办公室。

于主任正喝着茶，听见敲门声，回头招呼：“嗯嗯，高医生，你来了。”

高劲走进办公室，问：“主任你找我？”

于主任道：“新病人情况怎么样？”

高劲汇报几句，于主任点头，然后说：“是这样，过几天可能还会有一位新病人入院。”

“可能？”

于主任叹了一口气：“这事情有点复杂。”

他口头讲述，高劲越听越觉得诧异，于主任最后道：“总之，到时候他住单人间，可能会有保镖出没，我们中心务必要做好安保措施，还有，尽量保密。”

“唔……”高劲没什么话要说。

于主任摇着头：“你说说，我退休之前居然还会碰上这样的事，真是……”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从于主任办公室出来，高劲松动了一下筋骨，走到护士站，他拿一次性

杯子接了一杯水，等了没多久，佟灿灿就上来了。

“咦，你在这里啊。”佟灿灿小步上前，汇报任务完成情况，“我把挂号室周姐姐的孩子抱过去了，宝宝刚满月，今天巧了，她抱着孩子来给同事发请帖请喝满月酒。本来我还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宝宝呢，你知道的，妇产科那边孩子多，但人家家属怎么会同意啊，太不吉利了，谁不忌讳呀。也就周姐姐人美心善。”

高劲道：“任务完成得不错。这样，我那里还有两张自助餐券，回头你去送给周姐。”

“那我的呢？”

“吃了我这么多点心，还想要？”高劲拍了她一记，然后问，“顾襄呢，没跟你一起上来？”

佟灿灿一脸奇怪地道：“她跟我一起过来干吗？她回去了啊。”

“哦……”高劲走了。

顾襄回去煎馄饨了。

文凤仪出门买菜，她一个人进厨房操作，热油溅得她满手都是，费了半天劲，她终于煎好了十五个大馄饨，拿保鲜袋装上，又回到了医院。

她蹲坐在十九楼的楼梯间等待，过了片刻，高劲推门进来。

高劲笑：“灿灿说你回去了，怎么又过来了？”

顾襄坐在台阶上，递给他保鲜袋：“我去给你煎馄饨了，一共十五个，放久了应该也不会糊吧。”她伸着手，语气平淡地说完。

高劲顿了顿，随即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双手扶住膝盖，吻住她的嘴唇。

顾襄忽然想到他昨天讲述的那一幕。

小小的她坐在烈日下，他弯腰扶膝，对她说：“小朋友，那边有树荫。”

恍惚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穿着迷彩服，满身臭汗，剃着平头的少年。